

以力爲無功而溺於莫之爲也言此者將使力命兩行而不失自然之冥運爾

力命解

孟子謂仁義禮智爲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以臭味聲色爲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性則人力之可勉命則天理之不易雖性所有不可不習則人力不可廢雖天所命必因於人則天命不可任命之所制或存於性性之所有或制於命性命常並行天人常相因人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不出於此故列子有力命之篇焉嘗求列子之言如主於命謂力爲无功於物矣然亦不欲廢人力之所爲而委化於命也要在於不累夫

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九

女集四

壽夭貴賤窮達貧富而制命在我爾且以力對命則自然使然若相待而不可相无槩之以道無非命者故人之所欲爲者命也人之所不爲者亦命也爲之而成者命也爲之而不成者亦命也直而推之曲而任之壽夭窮達貴賤貧富無非自爾夫既謂之自爾无制之者雖有壽夭孰爲增損雖有窮達安足喜悲故知命者於此則順而受之而已爾是以孔子之聖自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一制於命則再逐於魯伐木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卒之一君无所鈞用其天縱之將聖載之空言而不得見之行事斯可以爲命矣爲夫子者脩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止變亂於心慮其樂天知命如此故能窮亦樂通亦樂而所

樂非窮通也然而自非聖人未有由於命之所制而能知者非特不知而已抑又區區計人力之未爲攘臂而仍之是可悲矣故鮑叔厚夷吾於其始而夷吾薄之於其終陽朋薄夷吾於其始而夷吾厚之於其終鄧析屈子產之治子產用鄧析之刑子產用其刑於始鄧析遇其誅於終厚者其自厚也薄者其自薄也用者不得不用也誅者不得不誅也皆命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而數子者方且自謂智能之所爲而不識夫固然之理此桓文之治所以羞稱於孔門子產之惠所以貶於孔子也有若季梁之重貺神醫則雖死生之大不能變矣有若齊景公之臨其國城而流涕則於利害之端且猶惑之皆命也知不知其別若道藏輯要

沖虛至德真經

三

女集四

此此子列子所以不免於辯也雖然北宮子嘗以薄於命而愧夫西門子造事而達矣及其既悟則榮辱俱忘終身道然足則雖薄於命也命果足以制之耶列子之意明其已悟者要以覺其未悟者而使之求有悟爾且列子一篇之旨雖盡祛力命之惑矣終則以力不可不爲命不可不聽爲命之至故以仕農工商勢命之說終焉

楊朱上

楊朱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爲曰以名者爲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爲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爲死既死矣奚爲焉曰爲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樵其心